

■元宵节特稿

一家三代扎彩灯

□王子华 文/图

元宵节快到了，儿子天天嚷嚷着要彩灯，我不免觉得遗憾。自从进了城，元宵节再也无法像在老家一样玩彩灯，游灯龙了，那种热闹的场景似乎只留在了记忆里。

那天一推开家门，却听到一串熟悉的歌声从阳台上传来：竹篾青青，绢纸红红，扎一盏彩灯挂在院中……走到阳台，竟是父亲在带着儿子一起扎彩灯。父亲老了，可这熟悉的歌声却和十几年前的那首歌一般无二，恍惚中似乎又回到了儿时。

那年我不过七岁，在城里工作的堂叔春节回家，给堂妹买回了一盏彩灯，堂妹走到哪里都拿着，白天那灯上的画儿

让我们眼馋，晚上那灯里的烛光，更让我们心痒。元宵节前，父亲拿出了竹篾，我好奇地问父亲准备做什么，父亲笑着说：“我再不出手，我女儿就要饿死了。”

原来，我太过于喜欢堂妹的彩灯，以至于晚上做梦的时候都在念叨，于是父亲决定给我扎一盏彩灯。“可是，买的彩灯好看啊。”我担心地说，对父亲的手艺没有多大的信心，父亲却不恼，用粗糙的大手抚着我的小辫子说：“但是爹的歌儿好听啊。”说着便唱起了那首好听的《扎彩灯》“竹篾青青，绢纸红红，扎一盏彩灯挂在院中……那个时候，村里许多人家的院子，竟如同歌里唱



父亲扎的彩灯红色的纸上，贴着金纸剪成的兰花，还挂上一个红色的丝线坠子，这彩灯竟比堂妹的还要漂亮。那年的元宵节，我拎着那盏兰花灯不知在村里来来回回地走了多少趟，小小的一颗心，被喜悦和自豪填得满满的。

只是，之后的元宵节，父亲便很忙碌了。村里的孩子们谁不想要一个花灯呢，大人来央请父亲，父亲自是应承，于是他不等元宵节便要开始扎彩灯，每年扎彩灯，父亲都会情不自禁地唱那首歌：竹篾青青，绢纸红红，扎一盏彩灯挂在院中……那个时候，村里许多人家的院子，竟如同歌里唱

着，都挂着父亲扎的彩灯。

后来，日子好了，父亲的歌儿不变，可花灯却不再做了，大家骑上摩托车小半天便能进城，然后可以驮许多好看的彩灯回来。没想到的是，多年以后，父亲竟然又扎起了彩灯。

“我无意中唱起了这首歌，宝宝便问我什么叫彩灯，我也没事，便扎给他看。”父亲不好意思地说，我却明白，父亲哪里是无意中唱起这首歌，分明是他想起了从前的那些美好罢了。

“竹篾青青，绢纸红红，扎一盏彩灯挂在院中……”放下手中的东西，我也挤在阳台，和父亲及儿子一起扎起了彩灯。



爱意浓浓元宵节

□金鹤 文/图

中国的很多传统节日，都是传递爱，感受爱最深、最浓的日子。尤其是元宵节，家家户户人团圆，吃汤圆，看花灯。每一户人家，每一个人都会有关于元宵节的故事。

从我记事时起，每年正月十五的前两天，我的母亲就会上市场挑选几袋不同口味的汤圆，然后带着我给姥姥家送去。姥姥喜欢吃五仁馅的，母亲怕送错了，就会用红纸撕成小纸条放在里面做记号。到了姥姥家，母亲会告诉姥姥“一定要提早煮吃了，别惦记别人。”

其实母亲是指正在当兵的舅舅。舅舅过年在部队值勤是不能回家的，只有探亲的时候才能回来。姥姥心疼儿子总把好东西留着。怕姥姥正月里想舅舅，母亲又和姥姥说：“哪里的元宵节，都吃汤圆，月亮都是一样圆，我一会儿去替您给弟弟发个电报。”

童年里的元宵节和看花灯是分不开的。那时候没有现在交通方便，晚上就不通车了。每年我们矿区为了丰富矿工的文化生活，都会在元宵节当晚发两台大客车到市内去看花灯。

吃过晚饭，母亲把我和弟弟捂得严严实实的，就赶到集合点坐车。车里的人特别多，大人的脸上洋溢着喜悦，孩子们叽叽喳喳吵个不停。那个场景我现在回忆起来都感觉特别温馨。

父母怕我和弟弟被人群挤散了，父亲拉着我的手，母亲拉着弟弟。那时候花灯在我们孩子眼里就是神话世界，有《西游记》里的唐僧、孙悟空、猪八戒师徒组合，还有八仙过海、嫦娥奔月、哪吒闹海、鲤鱼跳龙门……

父亲一边带我们看花灯还一边给我们讲关于这些花灯的历史故事，要是人多看不见时，父亲还会把我们抱起来。最后再给我和弟弟一人买一串酸酸甜甜的冰糖葫芦。元宵节的记忆里全是父母对我们深深暖暖的爱。

现在的我也当了母亲，元宵节也一定要买几袋汤圆给我的母亲送去，还会给弟弟打个电话，大家聚在一起吃顿团圆饭，晚上一大家子人去看花灯。

花灯的样式和我们小时候的不一样了，但和小时候看花灯的心情是一样的。让孩子们快乐，让孩子们感受元宵节到处弥漫的爱意浓浓，才是一辈又一辈人关于元宵节的最美的心愿。



妈妈的元宵节

□刘国文 文/图

参加工作后，我在县城安了家。但每年的元宵节，我们一家三口都要赶回老家过元宵节。一来元宵节是个阖家团圆的日子，二来元宵节这天恰逢母亲的生日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顿团圆饭，也算给母亲庆生。

等我们回到家时，母亲早已忙碌起来。外面卖的汤圆品种再多，母亲也会亲手包汤圆。当香气四溢的汤圆端上桌时，全家人都很开心，那种热腾腾的汤圆，氤氲着甘甜、醉人的米香，晶莹剔透、圆润如珠，泛着白玉般的光泽。

下午，我们在母亲的指点下开始做灯。灯是用芦苇割成一扎长的段，在芦苇外面缠上棉絮，蘸上麻油。天擦黑，我和两个弟弟就开始散灯。窗台上、门墩旁、水缸边，甚至井沿、牛圈，全都要散灯。一地的灯花闪烁，和天上的明月辉映，成为正月十五一幅美丽的农村夜景。

晚上，炒上几个菜，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围桌而坐，共祝母亲生日快乐。这时，母亲照例是要喝点酒的。喝了酒的母亲，面颊红润，和蔼慈祥。母亲一边喝着酒，一边和我们说着贴己的话。灯光下一家人和美的

温暖气氛，总是记忆里最贪恋的时光。

我和两个弟弟约定，等母亲六十岁的时候，给母亲做大寿。然而，母亲没等来自己六十岁的大寿，在一个飘雪的冬天突发脑溢血去世。那年，母亲五十八岁。

年年元宵，今又元宵。陪母亲过元宵节的日子成了美好的过往。望着渐圆的明月，我多想再陪母亲过一次元宵节呀。

一碗元宵一生情

□马亚伟 文/图



老妈越来越喜欢怀旧，我也乐得守在老妈身边，听她讲幸福的“革命家史”，她讲得最多的是关于老爸的事。

那年元宵节，老妈去邻居吴婶家串门，看到她正在煮元宵。那个年代，元宵在我们这里算是稀罕物，老妈还是第一次见到。她看到那些白生生、圆溜溜的元宵，闻到吴婶煮元宵时满屋子清甜的味儿，不觉动了心。

吴婶招呼老妈也尝尝元宵，倔强自尊的老妈把口水咽掉，摇摇头。那时家里穷，老妈最怕别人瞧不起。

回到家，老妈对老爸说想吃元宵。那年老妈正怀着我，嘴很馋，老爸总是尽最大努力满足她的愿望。老爸说：“不就是元宵

吗，咱也买去！”说完，老爸收拾上家里所有的钱出门了。

老爸骑上车子，去了8里外的乡供销社，可人家没有卖元宵的。老爸毫不犹豫地蹬起车子，去往30里外的县城买。那时都下午了，老爸急急地蹬着自行车，担心去晚了元宵卖完了，也怕天黑卖元宵的关门。一路上，老爸又累又急，大冷的天出了满身的汗。到了县城，老爸终于如愿以偿，买到了元宵。老妈在家里等得着急，直到天都黑了，老爸才到家。老爸像完成重大使命一样，把元宵交给老妈。

老妈讲到这里，说：“你爸呀，那新棉袄都被汗弄湿了，那是过年我刚给他做的。”她的语气里，有嗔怪，更多的是幸福。

老妈学着吴婶的样子，把元宵煮好了。元宵不多不少，正好十个，连汤带水盛到碗里，有一大碗呢。老妈尝了一口元宵，甜甜的，特别好吃，她让老爸也吃。不过那一碗元宵，老爸只吃了一个。老爸在一旁听着老妈“讲那过去的故事”，也时不时插个嘴：“后来呀，每年我都给你妈买元宵吃。当然了，你妈每年过年都给我买她闻不了的羊肉，因为我爱吃。”妹妹也说：“我也记得呢，那时候很少有人吃得起元宵，可咱家每年都买。”我说：“因为老妈爱吃嘛！”

我接着问老妈：“妈，您和我爸有爱情吗？”老妈不好意思地笑了：“啥爱呀情的，两个人一起过日子，你对我好，我对你好，就是这样嘛。”我很肯定地说：“老妈，爱情就是，他为了你，甘愿付出所有。爱情就像那10颗元宵，老爸让您吃9颗，他吃了1颗。”

一碗元宵一生情，爱情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琐碎的生活中那些温暖的小事，能让人记一辈子，念一辈子。就这样记着，念着，爱一辈子。

